

陈

平

千古智囊

映雪 著

名相文学传记系列

庚 祥 田



花山文艺出版社



名相文学传记系列

千古智囊

陈 平

映雪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平:千古智囊/映雪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名相文学传记系列)

ISBN 7-80673-165-2

I. 陈... II. 映...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2559号

名相文学传记系列

陈平:千古智囊

映雪 著

责任编辑: 罗益群 **装帧设计:** 蓝海洋设计工作室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 深泽县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街23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1/32 17.5 印张 420千字 2002 年4月第1版

2002 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2.00 元

ISBN 7—80673—165—2/I·096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repor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report. The title is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Environment". The author is "John Doe". The date is "10/10/2023".



目 录

第一章 初露峥嵘	(1)
一、户牖喋血	(1)
二、焚书坑儒	(23)
三、盗嫂之诬	(32)
四、富孀之缘	(42)
五、主分社肉	(63)
第二章 明珠暗投	(69)
一、一声霹雳	(69)
二、投魏报国	(79)
三、一败李由	(85)
四、再败王离	(96)
五、弃魏奔楚	(108)
六、劝收章邯	(127)
七、良谋不就	(141)
八、逃生投汉	(159)
第三章 计定天下	(170)
一、汉王器重	(170)
二、彭城昙花	(180)

三、运筹帷幄·····	(193)
四、气死亚父·····	(199)
五、荥阳解围·····	(213)
六、牵制项王·····	(220)
七、智取成皋·····	(228)
八、劝封韩信·····	(235)
九、夹涧议和·····	(241)
十、亡楚乌江·····	(251)
第四章 治国安邦·····	(264)
一、汉王称帝·····	(264)
二、伪游云梦·····	(277)
三、饮水思源·····	(295)
四、造福桑梓·····	(314)
五、朝仪之争·····	(338)
六、白登解围·····	(351)
七、嫡庶忧患·····	(377)
八、平定代地·····	(390)
九、击杀叛将·····	(402)
第五章 韬光养晦·····	(413)
一、两道密诏·····	(413)
二、生死攸关·····	(424)
三、哭灵取信·····	(435)
四、忍辱负重·····	(445)
五、弛商贾禁·····	(455)
六、佯醉青楼·····	(462)
七、岌岌可危·····	(472)
第六章 匡正社稷·····	(487)

一、关中逐鹿·····	(487)
二、智夺北军·····	(494)
三、勇夺南军·····	(507)
四、诛尽诸吕·····	(511)
五、迎立文帝·····	(514)
六、丞相让位·····	(524)
七、计收南越·····	(531)
八、举荐贤才·····	(536)
九、善始善终·····	(544)

第一章 初露峥嵘

一、户牖喋血

暴秦肆虐兮，

天下惨苦！

安得英雄兮，

登高一呼！

稚嫩而苍凉的吟咏，在空旷的广袤中消散。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 218）初春，夜黑魑魅，沉重地笼罩着阳武县户牖乡（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一个身材颇长，美如冠玉的十六七岁少年，站在满是坟地的小山丘上，听着身后济水的如诉如泣，极目广阔的驰道与萧条的原野，喟然地吟着心中的感叹……

初春的风，裹着严冬的冷酷，无情地吹进了他鞋子的破洞，又撩起了他那件已经破旧得很单薄的灰白色褐袍。垂着的腰带在他修长的腿边飘来飘去，仿佛在为这个可怜的少年抵御风寒；又仿佛在给这个可怜的少年抚慰着父爱、母爱。一阵春寒料峭袭来，他

不禁打了个寒战。他将腰带紧紧地系了系，用腰带轻轻揩去脸上的泪痕。他背着手，蹙着眉头，蕴含智慧的双眸，深邃地眺望着远方。

这少年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陈平——秦汉之际有名的智多星、汉代的智囊丞相。

西天的残月怜爱着济水，济水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陈平趑身，眼前济水猛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七年前惨绝人寰的一幕……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 225），秦将王贲决水灌大梁（今开封市）。

水灌大梁城三个月。大梁城塌陷了。

城塌，魏亡；魏亡，父亡；父亡，母亡。

济水的那条穿村而过的冉溪呀！

冉溪漫了村西的独木浮桥。冉溪漫了村东的宽木浮桥。冉溪四溢……冉溪被血染红。冉溪里翻滚着无头尸、分离的肢体、人头……

冉溪边祈祷的人们，张着嘴嚎啕着……睁大着流泪的眼睛盯着冉溪……猫着腰，伸着双手……

他们不想在冉溪中看到自己的亲人；他们又惟恐亲人从眼前被水冲走，截不到亲人的遗骸。

他们睁大着惶恐的眼睛。他们不顾被水冲倒，站到了独木浮桥上。他们涌向宽浮木桥。宽浮木桥上密排着截尸的人们。小陈平被兄长陈伯推上了岸。

宽浮木桥上，站着截尸的少年和中年人，他们辨认着本村从戎的青壮尸体。

冉溪岸上的老人和孩子们敛合着尸体……戍守大梁城的村里

人都归来了，都被冉溪送回了家。

冉溪悲恸，户牖乡哀哭动天。

陈平多病的母亲在门口张望，村里望不到一个人影。她扶着墙慢慢地走着，心慌得她不得不停下来，走走停停地敲了几家的门，都没有人应声。她的耳边隐约传来哭声……是从冉溪那边传来的哭声。她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冉溪边挪着步。

当她看到溪流的时候，她昏厥了过去。

没有人能发现她。

她苏醒过来，她向冉溪边爬着……爬着……她的脸是紫色的，她的手是紫色的，她急促地喘息。

她看清楚了，村里的人都在这里。

她没有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没有看到归来的丈夫，她的
心脏一下停止了跳动。

人们未能发现她。人们都在冉溪边嚎哭。

苍天落泪了。大雨滂沱。

苍天有情，用泪水抚慰悲恸的人们：不要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保重。

人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亲人，相互劝慰，搀扶着回村。

人们发现了唤不醒的陈平母亲……兄弟俩痛哭流涕……

万把刀割着人们的心。

“母亲……母亲……儿唤母亲醒来……儿唤母亲醒来呀……”

小陈平泣不成声。

陈伯拍着母亲呼喊：“母亲……父亲去了……您怎能也去……
儿如何与兄弟活呀！……”

“母亲啊！怪儿将母亲忘了……怪儿只顾哭父亲……母亲恕罪……
母亲恕罪呀！……”小陈平叩头不止地哭喊……

人们将兄弟俩架起。

魏默深先生让人们将陈平的母亲抬到济水溪边。魏先生是陈平的恩师。

小陈平扑着，喊着：“我要母亲回家！我要母亲回家！母亲定能醒来……母亲能醒来……”

魏先生对小陈平说：“孩子，就让你母亲实现她的心愿吧！去陪伴你父亲……”

大雨滂沱。泪水滂沱。

几天后，济水边的荒山丘上，缟素一片，白幡凄戚，哀哭恻恻。

荒丘掩埋了这些无名的人。荒丘上却没有一个坟头儿。那时，丧期无数，不封不树（不培土，不种树），一介布衣是不可以起坟头儿的。但荒丘知道，鸿沟、济水知道，冉溪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这里，有多少坟茔。

冉溪是连接南面鸿沟和北面济水的一条人工渠。若干年前，这里是一片沼泽，孔子门徒冉有的子孙至阳武为官，开凿了这条人工渠，引出济水。

于是有了冉溪，有了户牖乡。

小陈平与兄长陈伯跪在埋了父母的地方，泪水已哭干。

陈伯用拳头擂着地：“父亲……母亲……为何你们都走了……不顾我们可怜的兄弟俩……”

小陈平表情严峻炯目喷火地发誓：“父亲，母亲，儿陈平十岁，未能救父性命，救我大梁城。但，此仇不报非男儿，儿发誓：儿要灭秦兴魏，儿要使民安生，儿要使天下太平。儿若不能如愿，就不是父母的儿子！”

冉溪成了血河，溪面漂着厚厚的人油，鱼鳖虾蟹全被憋死，成了一条死溪。直至七年后的今天，溪中仍无鱼虾……

夜，黑魆魆地又压了下来。

赫然，一个身高丈二开外，铁铸般的陌生巨人，脚步砸得地动山摇，沿着冉溪飞跑而来，跑上了陈平站着的小山丘。

陈平机敏地霍地蹲下身子，盯着从天而降的陌生巨人，皱着眉头思考着：看样子，巨人不像恶人，却像是在匆匆逃命。

此时陈平还不知道，今天发生了历史上一件大事——秦始皇东游至博浪沙遇锤击。

沿着济水飞跑而来的，是向秦始皇投去一百二十斤重铁锤的大力士。

嘈杂而疾驰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济水边出现了鬼火般的一片亮点。

大力士迅速地在山丘的暗处趴了下来。

陈平赶紧向暗处猫着腰跑了过去，趴在了山丘上，趴在了埋葬他父母的小山丘上，趴在了那个巨人的身边。

马蹄践踏着济水。火把将济水染得血红。济水饮泣。月光抚慰着济水。

秦兵搜上山丘。陈平扬起头，闪动着聪慧的明眸，打量着巨人，猜测着巨人为何逃命？秦兵为何要搜捕他？

大力士用大手将陈平的头按进草窠中，然后用手指了指山丘北面，指着用戈向草丛中乱戳乱叫的秦兵，示意陈平不要出声。

凭直觉，陈平断定这个巨人袭击了暴君秦始皇东游的銮驾，这才受到秦兵的追捕。早晨，村里就见到了秦始皇要东游的告示，村民扫路净道。

陈平的脸贴着草窠，偷眼见秦兵越搜越近，忙向巨人指指北面的济水，咬着巨人的耳朵说：“待秦兵离开济水岸，我二人乘间溜过去。稍会儿秦兵就会搜过来。惟有泗渡济水，方能逃躲一死。”

陈平将褐袍悄悄地脱了下来，藏在了草窠里，然后拉着巨人的手，轻声说：“壮士，吾送汝泗渡离开此地。请随我来。”陈平

机警地看了一眼搜山的秦兵，扯着巨人，躲着秦兵的眼睛，猫儿一般在草窠中一窜一跳地向济水靠拢……

万幸，陈平与大力士终于钻入芦苇丛。

秦兵发现了陈平的衣服，紧张而又惊喜地叫着：“这里有情况！”

秦将士举着火把，把陈平的衣服包围了起来。

陈平捂着嘴笑着，拔了两根粗壮的苇管，将一支苇管递到巨人的手里，低声说：“这可救汝性命，跟着吾潜到北岸。下游不远，就是济阳矣。来，我二人开始吧。”

春寒的济水，冰凉刺骨，冷得钻心。

陈平只穿一件贴身的牛犊裤，赤着脚，像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他并不觉得怎样的难耐，因为他是在济水里玩大的孩子。他侧着身子潜渡，一只手配合着双脚，划着水，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巨人的大手，犹如救生员在救一位溺水的大汉。他没有想到，巨人状水的本事如此糟糕，他真担心，两个人会一起沉下去而上不来。

黑夜将他们保护得严严实实。陈平脚终于踩到了泥地，他高兴地站起了身子，用力一提巨人的手，巨人撞他一个后仰，也站住了脚跟。两个人同时吐掉了口里衔着的苇管，望着眼前的芦苇丛，在黑暗中看着对方的眼睛，相视而笑。

大力士捂着胸口要说话，陈平拉起巨人的手，又向岸边的芦苇丛中拔着脚步，说：“我等到北岸边再说。”

到了岸，两个人立即冷得抖了起来，牙齿也直打架。

对岸的秦兵叫着：“这是孩子的衣服，哪能是刺客，别在这儿耽误工夫了，快沿着大路搜索！”秦兵举着火把退下山丘。

陈平高兴得蹦跳着，帮着巨人将湿衣服脱下来。大力士拧干着衣服……

大力士不好意思地说：“我原本驮水的本事就不怎么样。今日又穿得几件衣服，且被小兄弟扯着手，便益发显得笨拙矣。”巨人将拧干的大短褐披在了陈平身上，感激地说：“猥忝不知当如何答谢小兄弟。小兄弟为我险些济水中丧生矣！我能感到，自己在水里直往下沉，难为你呀，小兄弟！如若小兄弟不弃，我想与小兄弟结拜，不知兄弟可愿意否，接受我这个愚笨的义兄？”

陈平仰视着巨人，巨人只穿着一件刚刚拧干的褐衫，手里拿着还在滴水的裤子，同自己一样，下身也只穿着一条牛犊裤，却没有一点寒意了。陈平猜想，巨人定是习武之人，而且武艺高强。

陈平搓着手，审视地望着巨人说：“诺诺，就依兄长，你我二人结拜为兄弟。但小弟敢问兄长尊姓大名？何方人士？秦兵又因何追捕于你？你又为何匆匆奔逃？可否告知小弟？”陈平冲着巨人一揖。

巨人一拍脑袋：“怪为兄也，为兄怎能不自报家门，就逼贤弟与我结拜？为兄姓轩辕，名长，乃韩国人士。只因今日在博浪沙，用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锤，击杀秦始皇的御车，而被秦兵追杀。”

陈平欣喜地单膝跪地，施礼说：“兄长在上，请受小弟陈平一拜。原来是大英雄到此，恕小弟有限不识泰山。”

轩辕长赶忙朝陈平跪下来，拱手说：“今轩辕长蒙贤弟舍命相救，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与贤弟结拜为兄弟。今生今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轩辕长与陈平面对济水拜了三拜。

狗叫声，惊恐不安的狗叫声，报警似的从村那边隐约传来。

“不好！”陈平望着家的方向惊呼，“贼兵进村搜捕了。”

轩辕长随着陈平的目光望去——村里时隐时现的鬼火，幽灵般翕动着。

“大哥，贼兵真狡诈！进村前，竟然熄灭了火把。狗……被吓

成这样，何况人呢？”陈平的心系着亲人。

轩辕长拱手对着户牖大地，内疚地说：“轩辕长愧对户牖众生，连累无辜遭殃，轩辕这里给户牖民赔罪了。”轩辕长深深地稽首。

陈平搀扶起轩辕长，催促说：“兄长尽快从速离开此地。”陈平指着东北面说，“前面不远就是济阳县了。兄长去投宿客栈，也好将湿褐晾干。歇息一夜，便可赶路。”

村那边传来撕心裂肺的尖叫哭喊……

轩辕长抱住陈平，眼中泪水滚动说：“为兄无用，为兄真真的无用！飞锤投去，用力太猛，铁锤从暴君御车的顶上飞了过去，只把佐车（副车）的轼击断……可惜呀！若一锤能使暴君毙命，岂不是救了天下苍生？死也无憾矣。唉——”轩辕长叹着气，“这一锤害得户牖百姓遭灾，又枉费了子房先生一片苦心哪！”

“兄长——莫非兄长投锤，击杀暴君，另有高人所谋么？”陈平蹙起了眉头问，“那子房先生是谁？”

“那子房先生亦是韩国人。”

“那位子房先生，选定了博浪沙锤击秦始皇，可见是高人。小弟心闷之时，便独自跑去博浪沙。两年前，始皇北巡，开始修筑驰道，东起燕齐，南至吴楚，驰道两旁，密植树木。博浪沙的驰道又宽又平，驰道两旁低洼，又遍植了青松翠柏，最便于藏身，是伏击的好地势。”

“兄弟，你简直就是子房第二呀！子房先生就这么说。小兄弟呀！我一看便知，你聪明绝顶，与我那子房先生一般无二。来，”轩辕长将陈平披着的湿褐拿了下来，“让我用导引（古代气功）之术为贤弟驱寒。”

轩辕长双手对着陈平后背发着功力，顿时，陈平感到巨大的暖流从背部涌向周身。

“感觉如何呀？贤弟。”轩辕长关切地问。

陈平回转身说：“兄长简直使小弟温暖如春矣。”

“善！嘿嘿，这就好，让我与贤弟再多呆一会儿。我乃隐居山林之人，日后与小弟见面的日子，就很难说了。让我们兄弟再说会儿话吧。”

“兄长，如此甚好，我们兄弟还是苇丛中叙话。苇丛总还可以抵御风寒，说话声又传得不远。”

“诺，就依贤弟。”

轩辕长一只胳膊搂着陈平，一只手提着衣襟，两人又坐进了苇丛中。

风又送过来村里的悲惨哭喊声。

轩辕长霍地站了起来：“待我去投案，救百姓免遭祸殃。”

陈平拉住轩辕长的胳膊说：“非也。兄长，荆轲刺秦王惹下灾祸，燕王献太子丹首级，并非救燕哪！兄长若去，自己赔了性命，于百姓并无补益。”

“如此亦能杀他个够本。”

“兄长，你坐下，坐下吧。听小弟之言，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么？”

“唉——”轩辕长无奈地坐了下来。

“轩辕兄，子房先生何许人也？又为何有此胆略，欲刺杀秦始皇呢？大哥能否说与小弟听。”

“他姓张名良字子房，韩国人，他的祖父、父亲都乃韩国丞相。”

“哦，原来张良乃丞相世家。丞相乃辅佐君王之社稷臣哪！”

“诺！子房先生的祖父、父亲，两代辅佐了五位韩王哩！秦始皇灭韩时，子房先生虽然年少，却一心想为韩国报仇。而我亦有家仇国恨，却只知逃避，一心想远离尘世。子房先生将所有的家财变卖，所有的金全都用于寻求刺杀始皇之人。暴君杀人如踩死个蚂蚁，谁敢刺杀始皇呢？”

“是也。秦始皇暴虐无道甚于桀纣；杀人不眨眼甚于厉王弭谤，百姓噤若寒蝉，都不敢谈及国事，又有谁敢以卵击石呢？”

“诺，子房先生找了几个力大的勇士都摇头，重金之下也未必有勇夫哇！”

“祸莫大焉。何人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屁股搔痒呢？就是不惜自身性命，也害怕祸夷三族哇！”

“子房先生不甘心，他说，天下之大，何愁无人？子房先生云游四方，至辽东之外乐浪郡，求见了隐士沧海君。沧海君想到了我也是韩国人，亦身怀国仇家恨，隐居于彼。沧海君与我引见了子房先生，并为我铸造了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锤。子房先生周密勘察了地形，选定了博浪沙，乘暴君东游之机下手。子房先生在济水鸿沟下游皆备了船只，供我逃亡。谁知秦兵先截断了我退往两条河的退路，我只好拼命往东跑，有幸得遇贤弟。”

“仁兄，御车可是三十六乘么？”

“诺，正是三十六乘，佐车乃空车矣。唉——”轩辕长又是一声深深惋惜的长叹。

“此乃始皇天数未尽之故，人力能奈他何？”

“愚兄连累贤弟在此，定让二位高堂牵挂了。”轩辕长站了起来，见陈平的脸上忧伤掠过，“兄弟，你且穿了为兄的衣褐，渡过济水吧！万一你的衣褐不在草窠中，你便如何回村？”

“小弟跑回村里，不就有衣穿么？兄长不必为我担心。”陈平一蹦站了起来，“兄长穿着湿褐去客栈，趁黑天，灯暗，住进客栈便无事矣。你若将衣给了小弟，明日兄长定买不到如此大的衣褐，那时为之奈何？”陈平向轩辕长拱手拜别，“如此，兄长速去投宿吧，以免太晚，客栈生疑。送君千里，总有一别，我们兄弟就此分手吧，仁兄，后会有期。”

轩辕长深深一揖，说：“贤弟救命之恩，日后若活于世，定来